

序跋精粹

他就像他们一样超然物外

——忆我的父亲何惠鉴

何晓嘉

父亲暮年时，曾为他未来想动笔撰写的论文列出好几百份清单，其中一份足有五十个标题，另一份更多达六十余个。这些论文的主题涵盖了整个中国历史，探讨了多种艺术与文学流派，其中部分是对其早年研究课题的拓展，例如董其昌的书画与理论，又如米芾的书法艺术；但更多的则是他从未涉足的领域，比如唐宋密宗壁画、元代纺织艺术、中国肖像画的朝向问题，以及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斯特凡·马拉梅与中国文学运动之间的关系等。

虽然上述论文俱未动笔，但我毫不怀疑这些主题在父亲的脑海中已然成型。当我和他探讨某些事情时，它们有时会在他的眼神中一闪而过。父亲的英文写作速度颇慢，无法像中文写作那么流畅。他“夏洛克式”的书写方法更让其变得复杂——《福尔摩斯探案集》是他最早接触的英国文学，除了欣赏主人公的英勇（他同样沉迷中国武侠小说），父亲也格外钦佩其中精湛的推理。正如夏洛克·福尔摩斯那样，父亲不断地寻找确凿无疑且罕为人知的证据，以求为他的艺术史研究提供无可击的案列。对于论点与论据的极致探索，既体现出他自身的研究能力，也展现出他总能发现与解读别人忽视的证据。当然，对于他能够以才情与天赋轻松解决的问题，父亲也喜欢先设置悬念，再有条不紊、抽丝剥茧地进行阐述。这种手法极有说服力，且更具戏剧性，但偶尔也会受阻。为了追求完美的推理，父亲总要收集大量的证据，这也导致他无暇理清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总是出现新的谜题。

或许可能因为写作方式的关系，加之丰富的思想，父亲健谈且不知疲倦。他所写与所述的内容不免重复，但一些话题他只在对话中谈过。他非常喜爱聊天，因为不需要像写作那样经过复杂的组织，他可以轻松地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倘若有人愿意倾听，他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直到深夜甚至是凌晨。他聊天的内容五花八门，既通俗而又学术。我可以想象，他快乐地地与竹林七贤清谈，就像他们一样超然物外。

对我来说，父亲经常谈论却很少写下的事情中，最有价值的便是如何观看艺术——如何近距离地观看、理解其背后蕴含的深意。他最喜欢的方法之一是对比艺术品细节的照片，但



圣佩德罗修道院（油画）弗雷德里克·丘奇

学会观看之道最好的方法还是跟着他去博物馆或库房，因为他会一件一件地解释。刚到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工作时，父亲每天穿梭于各个展厅，只为了纯粹欣赏艺术之美，并以此训练自己观看它们的方法。有一件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我七岁，在一个周六的下午，父母邀请我的老师去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吃午饭。之后，父亲带我们简短地参观了博物馆。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父亲是如此热爱艺术。他充满激情地向我们解释，乔拉时期的湿婆神像为什么有那么大手臂；对着《福富草纸》中滑稽粗俗的胀气喜剧演员大笑；面对美国哈德逊河派画家弗雷德里克·丘奇的风光画（上图）时，他兴奋地指着：看这儿！看那儿！

父亲在艺术史研究领域的独到之处，是他能够把中国古典教育、西方艺术史研究与艺术鉴赏相结合。可能因为他很少在文章中彰显其对艺术非凡的敏锐感受，因而他的眼力没有得到充分认可。但毋庸置疑，他从视觉角度对艺术品的理解同样深刻。

对董其昌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父

亲写了许多关于董其昌的书画理论，以及其诗论与禅宗之间关系的文章，同时他也深受董其昌书画的启发。因此，他说服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同事买下董其昌不朽的名作《青弁图》（右图）。与这一领域的其他学者相比，父亲更早认识到董其昌现代主义抽象山水的撼人与古朴。董其昌的这些作品一方面摒弃了传统美学的固有印象，一方面又试图向古代大师致敬。父亲对董其昌的理解与热爱最终凝聚为他策划的最后一场展览——“董其昌的世纪：1555—1636”。

倘若有人当面称赞父亲的才华，我相信他一定会说，是他所受的教育造就了他。当获得2004年“上海博物馆美国之友”颁发的杰出学者奖时，父亲的获奖感言是如此开头的：“我已经等了很久，想公开向我的三位恩师致以谦卑的敬意：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本杰明·罗兰教授，是他开启了我的学徒之旅，带我驰骋于亚洲艺术的广阔天地中，从印度到中亚，再到中国和日本；哈佛燕京学社的陈观胜教授塑造了我对中国、日本和欧洲佛教研究传统的思考；还有我的导

师、伟大的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是他秘密安排我前往哈佛大学攻读艺术史，使我成为一名‘艺术史学家’——这是我来到美国之前从未听过的职业。”

作为一个坚定且自信的人，只要父亲觉得有必要，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发表意见，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对于他的老师们，父亲百分之百地尊敬与忠诚。在这方面，他是一位真正的儒者。他的三位老师分别塑造了他的某一面，更无限拓展了他的视野。初到美国时，本杰明·罗兰和陈观胜教授引领他进入了佛教艺术与亚洲艺术的新世界。而在中国时，他更有幸跟随传奇式的学者陈寅恪先生学习中国历史与文学。陈寅恪先生不仅给予他坚实的知识基础，更开启他求知的道路。尽管父亲一贯自信，但他从来都感到自己与恩师相去甚远。他总用敬畏的口吻对我说，陈寅恪先生的思维与想象远远在他之上。他能够发现别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事物，因此能在新的领域有所作为。因此，倘若我父亲得知一位杰出的中国艺术史学者向我称赞他，说他是陈寅恪先生真正的继承人时，他必定会大惊失色。但与此同时，也有人跟我说，他的一些文章与展览诞生于我父亲随口提的一个建议或评论。

父亲是我的老师，若不是他向我传达了对艺术的热爱，若不是他指导我如何去观看艺术，我便不会成为一名艺术史教师。我的兄弟虽是一名医生，但他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艺术深深的热爱，并在大学里兼修艺术史。

最后，我谨代表我的家人向上海书画出版社致以诚挚的感谢，他们不遗余力地保存我父亲的手稿与著作，并请学者将我父亲的不英文著述译成中文，以确保它们能被中国艺术史学者与更多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读者读到。本书的书名“万象自心出”取自父亲文中提到的一首名诗，既体现了父亲一学术之广博精深，也暗合中国绘画中最为精妙的画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父亲这一生本可以写出更多的文章，而他已写下的内容对于人们通过艺术了解中国始终有益，且永不过时。

本文为“何惠鉴学术著作集”《万象自心出——中国古书画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即将出版）后记



青弁图（纸本水墨）董其昌

近读录

谜之“青春”

俞冰莹

果戈理说，“青春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它前途”；泰戈尔则说，“青春是没有经验和任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会如何诠释青春？

2007年秋，莫迪亚诺出版了一部以“青春”为关键词的小说——《青春咖啡馆》(Dans le café de la jeunesse perdue)。法国《读书》杂志评价：这部小说“是镶嵌在莫迪亚诺无与伦比的丰碑式的全部作品上一颗璀璨夺目的宝石”。法国《世界报》知名记者、文学评论家帕特里克·凯什尚(Patrick Kéchichian)也感慨这本书，“尤为珍贵与必不可少，使我们变得脆弱，使我们内心柔软。这个由莫迪亚诺所描绘的，如此亲近又如此迷失的女子震撼人心的形象正是如此，这一形象的确处在光与影的边缘”。该书译者金龙格说：“《青春咖啡馆》以一种既写实又神秘的笔调，交织谱出青春岁月的青涩、惶惑、焦虑、寂寞孤独与莫名愁绪”。

莫迪亚诺通过《青春咖啡馆》究竟书写了怎样的青春？

(一)

残缺的童年、叛逆的青春、无望的婚姻、犹如地平线的希望、突如其来的死亡、难以捉摸的命运，这就是《青春咖啡馆》的主人公——露姬的人生。莫迪亚诺将小说的时空背景设置在1960年代的巴黎，设定在具有浓郁法国情调的塞纳河左岸的孔岱(Condé)咖啡馆，并运用了一种朦胧的记忆叙事的方式描绘出露姬短暂而凄凉的一生。

爱尔兰诗人叶芝回味青春，离不开晚年倦坐炉边的温柔记忆；《泰坦尼克号》女主人公萝丝回味青春，离不开激情碰撞、生死刹那的永恒印象。而莫迪亚诺书写青春，则是凭借独特的碎片化叙事，沉迷于“暗夜”的氛围，借助多样化的叙述者来“拼贴”出主人公的故事。第一位叙述者是来自巴黎高等矿业学院的学生，露姬在其眼中是一位进出于咖啡馆的“黑暗之门”、一直置身于咖啡馆最深处暗黑之中的神秘女子；第二位叙述者是接受露姬丈夫委托而进行调查的私家侦探盖世里，露姬在其调查下呈现出了谜一般的身份与跌宕辗转的人生轨迹；第三位叙述者是露姬自己，她通过回忆的方式，默默诉说了青春岁月的彷徨、逃避的美妙体验；第四位叙述者是露姬的情人罗兰，露姬在其满怀爱恋的记忆中是一个不断追求幸福，却最终兀自选择自杀的悲情人物。就这样，莫迪亚诺突破了传统线性叙事方式，采用

(二)

在法国文学的国度里，由“青春”而让人联想到女子形象可谓多姿多彩，雨果笔下美丽纯真的爱斯梅拉达，在金色的阳光下舞动着巴斯克斯小鼓，无惧丑陋、渴慕帅气；梅里美的卡

门，敢爱敢恨、来去洒脱、自由奔放、无拘无束成邪恶美的化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则是在青春的岁月里由单纯的农村姑娘转变成了为追求浪漫而放纵欲望的女子，成为耽于幻想而堕落的典型。她们青春、美丽、热烈，在典型环境中被塑造成“青春之典范”。与她们明艳动人、个性鲜明的“确定性美”相比，莫迪亚诺笔下的露姬，又会带着怎样的青春模样？朦胧记忆下的女子露姬，犹如薄雾晨曦中的一株含羞草，带有鲜明的“不确定性”。“谜之青春”亦体现在不确定性记忆之中露姬的谜之青春形象——谜一般的人生和命运。

露姬的出场注定是不凡的。巴黎高等矿业学院的那位大学生注意到这位不定时出现在孔岱咖啡馆的特别女子：“她总是从最窄的那扇门进出，那扇门人称黑暗之门。咖啡厅很小，她总是在大厅最里端的一张桌子旁落座。”这是一位带有神秘色彩的女子，优雅而谨慎，绝不同于孔岱里那些居无定所、放荡不羁的“浪子”。在此，莫迪亚诺为女主人公戴上神秘面纱，运用象征的手法，从一开始就赋予整部小说以模糊的悬念、深邃的寓意，将读者引入到一个光明(露姬，Louki，来自拉丁语Lux，意指“光明”)与黑暗、芬芳与夜晚、放荡不羁的“浪子”与谨小慎微的世界里；也就是一种充满“不确定性”与迷惑性的女性里；我们无从知道女主人公是谁？她将进入的究竟是象征天堂还是地狱的门口，又终将通往何处？

深谙世事的侦探盖世里受露姬丈夫之托，渐渐侦破了这个真名为“雅克琳·德朗克”的女子身世，原来这个谜一般的女子姓名和身份也那么地令人捉摸不透。虽从未与露姬谋面，但盖世里却对她产生了同情、与之共情，以至于最后让这个孤独而有趣的灵魂继续去漂泊，去寻找属于她自己的幸福，由此也让露姬的存在真相再次陷入极为不确定的局面之中。情人罗兰是与露姬联系最紧密的角色，小说之中，罗兰的真情告白所占的篇幅是最长的，他是最能与露姬感同身受的人。他和露姬都是“萍踪无定”之人，“彼此声气相通”“有心灵感应”。通过罗兰的追忆，我们窥见了他们相似的经历与体验，从而透视了一个处于持续不安、不断逃避、波折飘忽的青春形象。

露姬本人则以第一人称的追忆方式叙述了童年，从其口中，我们探寻到了她犹如梦魇般的痛苦过往：家庭的缺席——父亲的缺失、母亲的冷漠、私生女的身份是其不幸的根源，在日后的人生之中，她极其渴望摆脱过去，于是不停逃避，却又不肯找寻，继而陷入失望，重又步入逃避、踏人找寻……那在逃避线中摇曳

的青春！

透过多位叙述者兼具内外视角的记忆独白，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话语之中透露着对露姬谜一般青春人生的疑惑，却都没有找到答案，而露姬最终的“死亡”也为她的人生经历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于是在触碰到了人物的内心，一切都处在内与外、自我与他者甚至生与死的话碰撞之中，一切又还是陷入莫名的“不确定性”之中。露姬的谜之青春形象——其迷幻的人生与命运就在极具不确定性的记忆叙事中愈显朦胧。

(三)

莫迪亚诺何以会塑造出谜一般的青春女子露姬？难道他也曾经历过露姬的人生？或许他在《一度青春》(Une Jeunesse)的创作谈中解释了部分的原因，“我并没有经历过同样的故事和人物，这完全是一种气氛。在此之中，我度过了在巴黎的19岁到20岁的这段岁月，而那时的环境和地点差不多就是我在书中描写的……其中的人物和现实有着模糊的联系，还有那些重新构造的事件，这些都是我体会和感受到的”。莫迪亚诺所言及的“我体会和感受到的”，实际上就是他最为真切地“自我感受到的青春”。

译者金龙格曾提及他在《青春咖啡馆》里感受到的青春，是交织着“青涩、惶惑、焦虑、寂寞孤独与莫名愁绪”的一段岁月。在斟酌这本书的中文译名时，受到台湾作家张曼娟的散文《青春并不消逝，只是迁徙》的启发，金先生将之译成《青春咖啡馆》，因为在他看来，青春是不会消逝的，它就像作品中的那株常春藤一样，会永远留驻在你的梦中 and 记忆之中。金先生多少带着怀旧的情绪去感受青春。

莫迪亚诺真切感受到的“青春”是否就是如此？金先生在《译后记》中提到：莫迪亚诺在接受法国《观点》杂志采访时，解释了法语书名中perdu这个形容词的含义：“perdu在这里不是消失的意思，这里没有怀旧层面上的意义。当青春……我不愿意用‘毁灭’这个词，用‘挥霍’更准确一些。我是在居伊·德波的作品中发现这句话的，另外兰波的诗‘虚度的青春’也给了我启发……”由此，莫迪亚诺的“青春”似乎与金先生感触的有所不同，莫氏的青春概念，直接来自法国思想家、情境主义国际创始人居伊·德波(Guy Debord)提出的“挥霍的青春”(jeunesse perdue)这一内涵。他将德波的一段文字铭刻在小说扉页：“在真实生活之旅的中途，我们被一缕绵长的愁绪包围，在挥霍

青春的咖啡馆，愁绪从那么多戏谑的和伤感的话语中流露出来”。

通过“戏谑”或者“伤感”的话语，透过露姬为代表的众生相，我们或许可以想象，那个年代的法国年轻人是如何“挥霍”青春的，而正是因为不知该如何排遣愁绪，他们沉湎其中、虚掷光阴。“孔岱咖啡馆”，乃是“随着夜幕降临，那里就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哲学家称之为‘挥霍青春的年轻一代’的相会之地”……彼时，在历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对传统的精神信仰与价值否定之后，在对资本主义的商品消费与景观社会的质疑之中，一批法国年轻人就这样过着“挥霍”的生活，一组不羁、迷失的时代群像，震撼人心。

同一时代，青涩年少、风华正茂的莫迪亚诺为了逃避兵役，莫迪亚诺在巴黎索邦大学注册入学。但是，他几乎不去听课，被戏称为索邦大学的“幽灵学生”。一年之后，他终于选择辍学，而专攻文学创作，究其原因，他对学校教育倍感失望，故而选择了恣意，选择了独立的、甚至是漂流的、异轨的生活，选择了“游荡”于巴黎的街市之中……原来，“谜之青春”也是莫迪亚诺所历经的、二战之后反文化的一代人所“挥霍的青春”。

“挥霍的青春”难道仅仅只留存一片空白？其实不然。“谜之青春”还在于莫迪亚诺寄寓于露姬的青春追求——幸福，始终如同未知的谜一般，让人难以捉摸，却又不停牵引着追求的步伐。露姬在孤独和恐惧中先后尝试了离家出走、泡馆、婚姻、情人……最终跳楼自杀……其哀婉人生犹如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六组诗标题：“忧郁和理想”“巴黎印象”“酒”“恶之花”“叛逆”和“死亡”。露姬是二战废墟上生长的忧郁之花，对生活既满怀激情又满是绝望，如同都市闲逛者一样游离于现代城市边缘，试图在流浪中追寻幸福，她什么都尝试过了，不管是一个梦想的家、真正的生活、自我，还是“失重”的幸福，她始终通过探寻来谋求建立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幸福世界。然而，她找寻的幸福却一直遭遇虚无缥缈的“不确定性”的冲击。这或许也是她何以走向“自杀”的根源之所在。

露姬——一个隐喻、一个群体的象征，这一谜之青春意象的代表，是“最令人心碎”的形象。尽管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忧郁的边缘性人物，在挥霍与迷失中寻找，在找寻中挥霍与迷失，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周而复始，但她又有自己的坚守，她始终在追寻幸福。作为人生理想的极致——“幸福”到底是什么？从《星形广场》《夜巡》《环城大道》开始，到《暗街街》《多拉·布吕代》，再到《青春咖啡馆》《地平线》……我想，从年少轻狂直至白发苍苍，莫迪亚诺都未曾停歇，执着地寻思着这一具有生命之轻或之重的概念。他一面描述着、质疑着、否定着“挥霍的青春”以及那个特殊时代里的西方文化，一面则试图在对“不确定性”的质疑之中重构起自身对于“幸福”的追寻。

或许时至今日，巴黎的克里希林荫大道依然回响着书店老板对露姬的询问：“您找到您的幸福了吗？”

笔会 谈艺录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